



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

● 林志明



师道

二〇一七年第二期

这个年三十，天格外的冷，雪出奇的大。举目四望，惟余莽莽。

风雪中，老张佝偻着脊背，一手插着口袋，一手撑着一把古铜色的油纸伞，默默地站在校门口，无语凝噎。

哎，都说岁月匆匆催人老，似乎就在弹指之间，老张竟在这所学校呆了三十年。

整整三十年啊，他在这里迎来的，送往的，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，周围的故事演了一茬又一茬，唯有他和这所学校，就像一对执拗的故友，竟没挪过一次窝。然而，“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不散的筵席”，寒假开始了，他终于告别了这个朝夕厮守的老伙计。

风很大，雪花胡乱地在空中盘旋，无声地落在他那身黑呢服和那口花白的须髯上，晶莹地闪亮着。

“哎——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。无数次，他告诉孩子：“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”没想到自己却在这里等闲了一辈子，蹉跎了一生。

遥想刚工作那会儿，他在这一带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

他写得一手好字，颇有几分米襄阳的风骨。闲来无事，他总是猫在学校东面的那间小屋里，铺纸展

笔，泼墨挥毫，陶然于一方清宁的天地。邻里乡党，三亲六故，或有婚丧嫁娶，或有贺寿庆生，都会找他书个联，写个对。这还不算，他精于国画，尤擅山水。读书时，他曾跟着老师苦研黄宾虹，天天临习，几近疯狂，由此也换来了一大堆的证书与奖状，还引来一帮女粉的围观与追捧。而最让人称道的则是他那副天生的好嗓子。典型的男中音，说起话来带着磁性，唱起歌来带着粘性。但凡县里、乡里有什么活动，总能见到他那阳光帅气的身影，听到他那摄人心魂的声音。

因为才华出众，加上为人实诚，所以领导很是器重，将老张视为一个苗子进行培养。有什么外出培训，总少不了他；有什么教学比武，总离不了他；有什么先进荣誉，总忘不了他。那时的他，就像潘帕斯草原上的雄鹰一般，剽悍、威武、睥睨一切。

然而，没过几年，他的心开始躁动起来。

他觉得自己实在太寒碜了。没房没车且不说，单区区百八十元的月酬，让一向好吃好穿好玩乐的他简直无法过活。常常是才过月半，他已囊中羞涩、行止两难了。为此，总免不了朋友的笑讽，家人的

数落。

他又觉得自己实在太寂寞了。大千世界、滚滚红尘，到处灯红酒绿、繁花簇锦，可他却穷居一隅，每天除了写字画画，剩下的就是看管那些满身泥浆、满嘴哈喇的孩子，这让他情何以堪？

更重要的是，他觉得自己实在太卑贱了。人言“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“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”，那不过是戴在头上的一道虚幻的光环罢了。站在芸芸众生里，他低微得像一粒尘埃。

于是，他决定逃离讲台。

老张有一远房表哥，在外地捣鼓钢材，才几年时光，一下子从“贫下中农”直奔小康社会，不仅盖起了小楼，而且装上了电话，买来了大屏彩电。老张看着眼热，便时不时地往表哥家跑，明为走亲，实乃偷学“生意经”。老张天资聪颖，加上有心为之，没多久，便熟悉了一整套业务流程。于是，他在学校附近租了间小屋，开始叮叮当地闹腾起来。

哪知道看花容易绣花难，尽管老张从表哥嘴里知道了如何进货、如何发货、如何跑门路、如何拉关系，可终究是纸上谈兵，到了生意场上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那一大